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周易論略

陳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4465B

周易論略

陳柱著



國學小叢書

周易論略

易起於八卦。八卦爲文字之始。（若據管子言：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代；而夷吾所記，十有二焉。十有二者，起自無懷氏。則宓戲八卦，當亦有所本矣。）故自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以來，多以易爲羣經之首。班氏且爲之說曰：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之原。』

是以易爲羣經之原，卽以易爲文學之原，可也。至易之撰述，古說不一；而漢書藝文志言之最爲詳明。其說曰：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象、象、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班氏之說蓋本於司馬遷、楊雄。史記周本紀曰：

「西伯囚於羑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史記孔子世家曰：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漢書楊雄傳曰：

「伏羲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終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而辭。」

故後儒謂易之文學，最大之特色有四：一，卦畫始於宓戲，爲文學之始祖；二，經文成於文

王三，十翼成於孔子，四，易未嘗遭秦火，散亂比他經爲少也。西漢大儒皆以易爲宓戲、文王、孔子三人所作；至馬融注易，始以卦辭爲文王作，爻辭爲周公作。吳汝綸辨之曰：

『卦爻之辭，一人之作也。以卦辭爲文王，爻辭爲周公者，始於馬融、陸績，徒以「王享岐山」、「箕子明夷」二事，以爲文王後事耳。不知王謂殷王，雖文王以前，何不可享岐山之有？箕子不用於紂久矣，亦不必至囚奴時，始可言明夷也。何得以此二文遂縣定爲周公作哉？自古皆言文王演易，不言周公。文王既爲卦辭，而不爲爻辭，是其業未卒也；若以用之卜筮，遇爻變何以爲占？且其文辭體例，無稍殊別；若周公續文王之業，亦豈必字摹句擬，唯恐其不肖似哉？』

則爻辭之非周公作，頗屬可信。至於重卦之事，異說滋多。王應麟云：

『重卦之人，王輔嗣以爲宓戲；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淳于俊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孫盛以爲夏禹。』

凡此諸說，與西漢大儒特異，與繫辭亦不合，不足信從。今以非本書所重，故存而不論焉。

易或稱周易，有以周爲代名者，易緯是也；有以周爲周普者，鄭康成是也。後儒辨說亦甚多。或又以爲西漢之人，未有稱易爲周易者。（羅惇齋說。）然周禮外史已有周易之名，斯亦未足深辨也。惟孔穎達云：

『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

斯爲篤論。易者說文云：

『蜥易、蝮蛇，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曰：

「日月爲易，象陰陽也。」』

蓋易之得名，取乎變易。由是引申，而有不易簡易二義。（略本鄭康成說。鄭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頹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能。』此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太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蓋天地之道，無不變易之理；此必變易之理，卽至不易之理；此不易之理，

乃卽天地至簡易之理也。此易之定義也。至易文體，近人某氏著中國文學史云

「易之義在變動不居，故其文詞亦大異於尋常，而出之奇祕；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盡萬事萬物之變化也。故有如謠諺者，有如圖讖者，有如庾語者，有如箴言者；作者任天而動，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非盡有心爲詭譎，如後世耆隱僻之流，妖妄其字句。故易之文與風詩，雖作用不同，而自然之思想與節奏，則略相似，而又爲韻文之濫觴；可見文之用韻，出於天籟。故其體可謂最古。」

其論易之文體，亦可頗能得其大要。茲選易文，略爲講釋如下：

乾三三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隨，（俗作『健』，据趙汝楳正。）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

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
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
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
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
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乾元亨利貞。」古稱爲卦辭。「初九」以下至「見羣龍無首吉」稱爲爻辭。「彖曰」以下稱爲彖傳。「象曰」以下至「君子以自彊不息」爲大象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以下，至「不可爲首也」爲小象傳。「文言曰」以下，至末，爲文言傳。

爻辭「龍」與「用」爲韻；「田」與「人」、「乾」、「夤」、「淵」、「天」、「人」等爲韻；「悔」與「首」爲韻。其造辭之奇險，用韻之變化，卽此可見一斑。「夕惕若夤」之「夤」，俗本作「厲」。顧亭林不知「厲」爲「夤」之誤，而謂「九二九四隔一爻，其義相承，

其音亦相承，其說非也。

彖傳以『元』、『天』、『形』、『成』、『天』、『命』、『貞』、『寧』爲韻。此則音韻鏗鏘，自然之致，又與爻辭之文大異矣。

小象傳以『下』與『普』爲韻，『道』與『咎』、『造』、『久』、『首』爲韻。文言有時而有韻，時而無韻。『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則『信』、『謹』爲韻；『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則『驕』、『憂』爲韻。以下可由此類推，不復繁舉。此爲解經體之文。大抵文之用韻，一以便於記誦，二以增其情韻。易文之用韻，兩者均兼之。

至文言中『其惟聖人乎』句兩見。王肅本上句『聖人』作『愚人』，連上讀。或以上句爲衍文。此皆不知文法者也。首尾大呼聖人二句，文情加倍。此等文法，論語亦有其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語此文，前後兩呼『賢哉回也』，與文言前後兩呼『其惟聖人乎』，文法正同。則又何必改爲愚人，何必以爲衍文乎？

坤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用，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於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此卦辭以兩『朋』字爲韻。爻辭以『霜』、『方』、『章』、『囊』、『裳』、『黃』等字爲韻。而初六之『冰』字，與六三之『貞』、『成』字，『用六利永貞』之『貞』字，亦皆爲韻。六四之『譽』與上六之『野』，又相爲韻。其用韻變化無方如此。至於彖、象、文言之韻，讀者易知，茲不再贅。唐蔚之先生云：

「凡文之發揚蹈厲者，俱用陽韻，讀詩江漢、長發、殷武諸詩可見。坤係純陰之卦，而爻辭皆用陽韻，而彖傳、文言傳亦用陽韻者，爲其嫌於无陽也。然用陽韻，而文仍係純陰

之質，所謂陰爲體而陽爲用也。於此可見聖人文章之妙，負絕千古。」
又云：

「坤文言係贊體，與乾卦文言銓釋之體不相類，亦天地間之至文也。」

則易經文章變化之妙，可略見矣。而吳汝綸則疑文言爲非孔子作，其言曰：

「太史公以文言爲孔子作；而歐陽公據篇首穆姜之言，以爲非孔子。且云：「左氏著書，亦欲信今傳後；若本孔子之言，而以爲出於穆姜，其誰信之？」立說可謂至辨。後人

雖欲曲護文言，不能奪也。至謂「子曰」爲講師之言，則似未審。凡易傳所引「子曰」，

固皆孔子也。余向謂文言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下，所說乾坤二卦爲一篇，乃

孔子之文言。其前釋四德，及引「子曰」云者，與再釋六爻之詞，皆七十子之後所增。

其文牴牾重複，蓋本自爲附論，而傳寫者妄合後文爲一，當太史公時，蓋猶然可辨也。

今覆讀之，前後雖非一手；而後文兼釋孔子之彖。其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蓋云彖之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乃「六爻發揮旁通」之說

也；所謂「雲行雨施」者，乃「天下平之事」也。若以爲孔子作，則此數言與彖復重爲贅詞矣。「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亦釋彖「乃順承天」之義。其於小象乾五之「大人聚」，坤初之「馴致其道」，皆疏通證明之。是又在小象之後。然則其猶在七十子商瞿、子弓之徒之後者歟？李心傳云：「繫詞、文言皆後人取夫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勢與中庸相似。」其說是也。然則太史公所云：「孔子爲之說卦、文言」者，乃謂繫詞、文言中所引孔子諸說耳。豈謂全篇皆孔子作哉？」

又云：

「荀子非相篇：「括囊，无咎，無譽，腐儒之謂也。」今象以爲慎，文言以爲賢人隱，與荀子義異。象、文言疑皆在荀後，荀義爲長。」

吳說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亦有不可盡信者。古人引成語，非如後人體例，必著明出處。此非有意攘奪；實以古人立言原無好名之心，故時而引其出處以爲證實；時而脫口卽出，竟若本人之言。如論語學而篇云：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而劉向說苑建本篇則云：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滂。」本立而道生。』

觀此則『君子務本』二語，據論語則爲有子之言；據說苑則爲孔子之言。劉向在漢，號稱博極羣書，其所著書亦欲信今傳後，豈有論語有子之言，尙不省察，而誤以爲孔子之言者乎？然則如歐陽修、吳汝綸之說，將論語亦後人所僞乎？吾以爲孔子固嘗有是言，故有子亦言之，不明引其爲孔子之語，故後世亦以爲出於有子；而劉向所見古書，則有著明爲孔子語者，故說苑引之如此也。文言四德之說，其爲穆姜之言；而孔子用之，不復稱引其人，亦此例也。且此猶可謂爲單辭片語也。荀悅前漢紀卷二十八云：

『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下，至於士庶人，爲有等差。是以民服其

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侵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縱連衡，易政爭強。由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希交游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縣，力折公卿。衆庶覬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爲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况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

然觀其溫良、汎愛、調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族，賓客爲威，而樓護爲師；諸公之間，陳達爲雄桀；閭里之俠，獨涉爲魁首。

此文全鈔班固漢書游俠傳序論，而略改省字句而已。今將班氏原文，錄之於後，以便對勘。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

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然荀氏於漢紀，不特不出班固之名，且加『荀悅曰』三字；然則如歐陽氏、吳氏之說，今

之漢書，亦後人所增竄邪？不然，則荀氏著書亦欲信今傳後，倘漢書果有其言，寧得以爲己語邪？荀氏如此，則左氏可知矣。蓋沿前人舊說，出其人之姓名與否，各隨文便，實古人行文之通例。兩漢文士，猶多如此。如漢書陳勝項籍傳贊，前用賈生過秦論，則冠以『昔賈生之過秦曰』七字；後用太史公史記項籍本紀贊語，則於『攻守之執異也』下，直接『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童子』云云，不復出『太史公曰』等字。倘今無史記，將不知其爲賈生之言，抑班氏之言矣。然則古人之文例，不如後世之謹而明，可以知已。吳氏深信歐陽氏之說，以爲不可奪，殆未之深考矣。至吳氏引荀子腐儒之說，與坤文言相反，似爲文言後於荀子之鐵證。然周秦人釋經，不必盡同經文，不能盡據以疑經。此其故，或因所據本有異，或傳寫脫誤之故。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而禮坊記所引，則作『不耕穫，不菑畲，凶』。（馬其昶謂坊記所引衍『凶』字，脫『利有攸往』四字。）與今易大反，又可据此以疑爻辭邪？漢儒治經，於易於禮，兩皆習之，而未嘗疑焉。蓋明知古例如此也。况荀子所謂腐儒乃解大過九五之文，原非坤之文言乎？近儒馬其昶云：

『大過「九五，无咎，无譽。」承坤之「括囊，无咎，无譽。」而言，易文前後相承，有此例也。以无譽而免咎，在坤可也。當大過之時，利有攸往，而以純陰括囊之道處之，亦可醜矣。「可醜」卽釋「无譽。」荀卿譏「括囊」爲腐儒；漢書車千秋傳贊云：「括囊不言，彼哉彼哉；」荀班所譏，皆此爻當之。蓋无咎无譽，卽所謂「括囊」也。』

此言頗當。班氏所譏，正與荀同。寧可引班氏之言以爲文言，且出於漢書之後邪？然今之文言傳等，文氣亦頗多駁雜，必非孔子原本，又敢斷言也。日人大橋正順云：

『十翼之出孔子，始見史記；而經傳無徵，故歐陽修始疑之；而後諸家辨駁，無所不至。然史遷嘗引易大傳，則其說非叛於史遷，漢以前所傳蓋如此也。今檢其文，體裁各不同，決非一人一手之作；而往往有深意妙旨，不可易者。王申子曰：『繫辭之文，先儒多疑其錯亂，以爲非夫子所作；然其間發明作易之要，示人用易之法，委曲詳盡，有條有理，非胸有全易不能道。此言可以概論十翼矣。』』

又日人並木正詔云：

『卦畫之作於伏羲，天下後世，無有一人容疑者，以繫辭有明文也。彖爻之繫於文周，十翼之傳於孔子，後儒往往有議之者。夫自商瞿於孔子以下，傳授次第，班所記，詳明如此；而謂十翼非孔子作者，豈班史之妄耶？余讀繫辭傳，往往以「子曰」發之，果非孔子親筆也。然其闡發顯微，陰陽造化之跡，鬼神天人之奧，莫不開發明示焉。非聖人其孰與於此？且與思孟之言，實相表裏，豈假托聖言者之所得而擬乎哉？余故以夫子門人述聖言斷之，蓋商瞿橋庇之徒錄之也。』

此言頗爲近之。余以爲孔子固常作文言、繫詞等；後之學者，復採掇舊言，有所增益。故其言理精粹，非他人所能爲；而文筆重複錯亂，頗失其真矣。本書不重考據，對此問題，本可從略；惟以關於古代文例，故不殫詞費而論之云爾。

經之卦爻辭與傳之象象文言，本各自爲書，不相雜廁；後之注易者，以求便於誦讀故，乃始合之。魏志云：

『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象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象』

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
據此知以象象等連經，殆始鄭玄；然其如何連綴，今已不可復考。今王弼注本，則乾卦象，雖連於經文，而尚各爲段落；至坤以後，則各爻小象分散於各爻之下。或者以乾卦係王弼仍鄭本之舊；而自坤以後，則王氏所分，亦頗近之。

王弼本屯卦：

屯 ䷂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

光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如此則爻象雜廁，爻象之韻語全亂，而文體乃大非本來面目矣。是決不可從者也。

大象傳原亦自爲一篇；俗本分插各卦之內，致受割裂之病。今仍連爲一篇，以見其文章之奇焉。

大象傳

天行隄，君子以自彊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

晦入宴息。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明出地上，晉。君子以昭明德。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物而行有恆。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地中生木，升。君子

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麻明時。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電交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表過乎哀，用過乎儉。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統觀全篇，其文之奇整變化，不可方物，誠古今之奇文也。

繫辭文體，昔人言其似中庸，誠非虛語；但其中亦多顛倒錯亂，蓋雖不經秦火，而年代久遠，亦不能無訛失，其勢然也。繫辭分上下傳，文長，不能盡論。今略爲節錄一二段，以見一斑云爾。

節錄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德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德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

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是故知生死之說。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乎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不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

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上傳）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下傳）

其文辭之大體，於此可見。然繫辭文體，實多不淳，有解釋爻詞甚似文言傳者，故昔人謂即諸卦文言之錯簡。茲錄之如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

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子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也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以上上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

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應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以上下傳）

觀上文『亢龍有悔』一節，爲今乾卦文言傳之文。則其他所釋諸爻之文，謂卽他卦之文言傳，亦未可謂盡無據也。意者孔子嘗作文言傳，略釋諸卦之爻辭，而乾坤二卦言之獨詳；他卦則簡有缺，原自爲一篇；後之學者乃獨類集乾坤二卦之文言，而以其餘散廁於繫傳邪？

理或然也。文既甚似文言，故有竟據以編入文言者。馬國翰云：

「湛若水修復古易經訓，謂舊本多有錯簡重複，如「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佚於繫辭。吳澄易纂言以繫辭傳引一十八節，並移入文言傳。近見洛川賈構著繫辭本解，凡語似文言者出之，踵吳氏而尤甚。雖發理均有可觀，而汨亂古經，未免率臆之失矣。」

汨亂經文，固大不可；然倘注明原本，則雖有移動，亦未爲汨亂也。

節錄說卦傳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馵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此說卦傳之文體也。近儒劉師培云：

「說卦傳多用易經古象詞，乃偏於言象者；若繫詞則偏於言理。」

蓋古本有易象用之於卜筮，而孔子傳焉。今說卦所載之易象是也。蓋易爻之詞，本多假象，如乾之龍，坤之牝馬，履之虎尾之類，不勝枚舉。說卦之文亦多原於此。近人某氏著中國文學史，謂易爻取象爲文中假借詞之最古者，至今沿用不絕，蓋卽駢儷文詞藻之濫觴。斯亦可見爻辭說卦之文體，影響於後世文學之重大矣。

序卦文體，語如連珠，理尤入妙。茲錄之如下：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

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有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然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享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遷，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

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動必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而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此文『離者麗也』以下，或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三句。然吳汝

綸云：

『序卦分上下二篇，故下經另起。』

據此則下經另起，是『麗必有所感……』三句，必後人所增，刪之，則文之發端與上篇之體例合。至其文體之結構，則周弘正之言爲最得其要。其言云：

『序卦以六門相攝，如乾次坤，泰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穉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到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

此言幾括盡此篇之作法。而吾師唐蔚芝先生亦云：

『序卦文序諸卦次第，驟讀之似勉強連屬；而實則皆有至理，亦至奇之文也。』

蓋其所序次第，或爲人類進化之階級，或爲人生修齊之至道，皆有至理，非偶敍次者也。近儒章炳麟略師其意，作易論，闡發古代進化之事，頗有精采。茲錄其上篇於下：

『傳曰：「夫易彰往而察來，開物成務。」六十四序雖難知，要之記人事遷化，不越其

繩；前事不忘，故損益可知也。夫非讖記歷序之儕。上經始乾坤，既成萬物，而下經訖於未濟。物不可窮，言成既濟，斯局促矣。庶虞始動，其象曰「屯」，其彖曰「宜建侯而不寧」。侯則草昧部族之酋，鶉居鷲食，上如標枝，而民如野鹿者也。當是時，民獨知畋漁，故其爻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婚姻未定，以刼略爲室家，故其爻曰「匪寇婚媾」。且夫憂患廉恥之情，雖秦始已萌粵也，是以君子幾舍，女子則有貞不字者。受之以蒙，雜錯質文之間，始有娉女，而爻稱「內婦克家」。初作娉者，略如買奴婢，故其爻曰「見金夫，不有躬也」。受之以需，君子歛食燕樂，農稼旣興，民之失德，乾饑以愆，而爭生存，略土田者作，故其次訟。小訟用曹辯，大訟用甲兵，是以行師。所謂大人者，衆之所歸往也。衆有所比，同征伐，共勞逸，故其倫黨搏而不潰。其卦曰「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黃帝大禹合符會稽之事也。屯之建侯，未有王者，其侯會豪；比有假王，綱紀已具，城郭都邑已定；當其在屯，雖爲不寧侯，可也。比而不寧，不屬王所，則抗而射之，是以樂有貍首。設射不來，後至者殺，其骨專車，能無凶乎？訟以

起衆，比以畜財，軍在司馬，幣在大府。有軍與幣，而萬國和親，覲威不用，故其象曰：「懿文德。」受之以履，帝位始成，大君以立，由是辯上下，定民志。蓋建號若斯之難也。雖有位命朝儀之文，情尚樸質，悃悞，尚通其道，猶秦浸以成否，斯亦懿文德，辯上下者之所馴致。濟否者平其階位，故曰「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宗盟之後異姓，其族物細；有知諸夏親昵，戎狄豺狼者，而族物始廣矣。故同人於宗曰吝，於郊於門，然後其無悔吝也。此九卦者，生民建國之常率，彰往察來，橫四海而不逾此。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君子之道，言議期命不貳，後王諸易稱先王者七卦：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謂其建萬國，親諸侯也；謂其省方觀民設教也；謂其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也；謂其享帝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也；謂其明罰勅法也；謂其茂對時育萬物也。然則封建、神教、肉刑、公田四者，後王之所當廢，可知已。傳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易之盡見，亦在乾坤將毀之世。」

觀章氏此文，其文義均祖述序卦，顯而易明，益可以見序卦之精矣。

雜卦文體，亦甚爲奇變，茲錄之如下：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觀臨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文敘次各卦，與序卦不同。朱子語類云：

『雜卦取反對爲義，以乾爲首，而必終以夬者；蓋夬以五陽夬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

純乾矣。」

馬其昶云：

「雜卦前破序卦之例，從反對取義；後八卦復破反對之例，而仍以義相次，所謂雜也。大過陽殞於陰，至姤則陰陽相遇，此明人物死生遞嬗之無窮也。漸，女歸，頤，養正而復既濟定，生育教養之事備矣。歸妹，女窮；未濟，男窮；陰陽衍違，皆由人事之失。於易始以剛柔之夫，夫有書契之象。易書作而後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是聖人經世之微權也。此蓋篇終總撮其要，謂即夫子贊易之後序焉，可也。又案胡氏炳文，謂自大過以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蓋六十四卦互得十六卦，曰乾坤，既未濟，剝復，姤，夫，漸，歸妹，大過，頤，解，蹇，睽，家人。此又於十六卦中，舉其半以兼其餘。義亦可通。是知易道廣大，固未可以一端盡云。」

至。

觀此則雜卦之結構，亦可謂雜而不亂，紛而甚理者矣。全篇多用韻語，尤見情韻悠揚之

觀以上所述，則卦、爻、象、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文體，略知其大要矣。至於全經及卦爻之結構，尤爲慘淡經營，最見匠心之著作。今論略爲論述焉。全經分爲上下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上下經之多寡雖不同，而其所以分之者亦甚整齊。今將上下經之次序列下：

上經

☰☰ 乾

☷☷ 坤

☵☵ 屯

☱☱ 需

☳☳ 師

☶☶ 小畜

☰☷ 泰

下經

☱☱ 咸

☲☱ 遯

☳☲ 晉

☱☲ 家人

☶☱ 蹇

☱☵ 損

☱☲ 夬

有 大有 ䷍ 同人 ䷌

升 ䷭ 萃 ䷬

謙 ䷎

困 ䷮ 井 ䷯

隨 ䷐

革 ䷰ 鼎 ䷱

臨 ䷒

震 ䷲ 艮 ䷳

噬嗑 ䷔

漸 ䷴ 歸妹 ䷵

復 ䷗

豐 ䷶ 旅 ䷷

无妄 ䷘

巽 ䷸ 兌 ䷹

頤 ䷚

渙 ䷺ 節 ䷻

大過 ䷛

中孚 ䷛

坎 ䷜

小過 ䷽

離 ䷄

既濟 ䷾ 未濟 ䷿

其相次之意義，已見序卦及章氏易論；至其卦畫之相次，與夫上下經多寡之故，則沈該

言之頗允。其言曰：

『卦皆以俯仰相次，上下經各畫十八卦。上經乾，坤，頤，大過，坎，離，皆無俯仰之對；下經獨中孚，小過，二卦無對，故多寡之數自然不同。卦以俯仰相次者，明陰陽代謝吉凶得失之相反覆變易不窮之義也。上下經略畫十八卦，十有八變之象也。』

此說發明卦之次第，及上下經之多寡，頗爲精審。則全書構造之妙，於此可見一端；豈若周秦諸子之肆然雜陳，或絕無意義者可比邪？

上目所列，如乾與坤，離與坎之類，或謂之對卦，或謂之錯卦，或謂之旁通卦；如屯與蒙，需與訟之類，或謂之覆卦，或謂之綜卦，或謂之反卦。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至其全經爻詞義例，尤爲精深嚴密。劉師培言之最爲簡明，茲錄其說如下：

『凡易道從下升，故卦爻亦由下而上。最下之爻爲初爻，其上爲二爻，其三爲三爻，其上爲四爻，又其上爲五爻，又其上爲上爻。例如：

離 上五四 三二初

大有 上五四 三二初

由初爻至三爻爲下卦，由四爻至上爻爲上卦。凡爻之作一形者均爲陽爻；凡爻之作二形者均爲陰爻。

陽爻稱九，陰爻稱六：

「如陽爻之卦初爻稱初九，二爻稱九二，三爻稱九三，四爻稱九四，五爻稱九五，六爻稱上九。陰爻之卦初爻稱初六，二爻稱六二，三爻稱六三，四爻稱六四，五爻稱六五，六爻稱上六。凡一爻之中，雜有陽爻陰爻者，則陰爻均稱六，陽爻均稱九。」

今按稱上而不稱下，稱初而不稱終者，舉上則下可明，舉初則終自曉。一稱初而六稱上，蓋互文以見義也。卽此二字，其精密也如此。此外爻例尤繁，茲再略錄劉氏之說如下：

『周易各爻，凡其象相同，則其所用之辭亦多相同。大抵內爻爲主，外交爲朋；陽爻爲剛，爲君子，爲吉，爲存；陰爻爲柔，爲小人，爲凶，爲亡。此易例之大略也。然各爻所稱，均有一定之例，試揭之如左：

凡二五爻稱中（乾，文言九二；坤，六五，象傳師九二；夬，九五。餘可類推。）亦稱中正（需，

訟、井、九五，象傳。晉、六二，象傳。亦稱正中（比、隨、巽、九五，象傳。豫、六二，象傳。亦稱正，履、否、遯、九五，餘可類推。）亦稱中直（同人、困、九五。）亦稱直（坤、六二、未濟、九二。）亦稱中道（蠱、解、夬、既濟、九二。）亦稱中行（師、六五、泰、九二。）亦稱黃（坤、六五、離、遯、六二。）

凡三四爻稱內（中孚，象傳。）亦稱際（泰、九三、坎、六四。）亦稱或（乾、漸、九四、坤、訟、六三。）亦稱疑（豫、九四、賁、六四、損、六三、升、九三。）亦稱商（兌、六四。）亦稱進退（坎、六三、蹇、九三、九四。）亦稱次且（夬、九四、姤、九三。）

凡初爻稱始（坤、恆、初六。）下稱下（乾、屯、初九、剝、井、初六。）亦稱卑（謙、初六。）亦稱足（剝、初六。）亦稱趾（賁、夬、初九、離、艮、初六。）亦稱履（坤、初六、離、初九。）亦稱履（噬嗑、初九。）亦稱藉（大過、初六。）亦稱尾（遯、初六、既濟、初九。）亦稱窮（豫、旅、初六、大壯、初九。）亦稱隱（乾、初九。）亦稱潛（乾、初九。）

凡上爻稱終（需、比、復、夬、上六、否、剝、同人、上九。）亦稱上（履、大有、姤、鼎、巽、上九、豫、咸、

解、萃、升、井、上六。亦稱尙，（小畜、蠱、上九。亦稱高，（蠱、上九。解、九六。亦稱亢，（乾、上九。小過、上六。亦稱窮，（坤、隨、无妄、上六。姤、巽、上九。亦稱天，（大有、大畜、上九。豐、上六。亦稱首，（比、上六。離、上九。亦稱頂，（大過、上六。亦稱角，（晉、姤、上九。亦稱何，（噬嗑、大畜、上九。）

有指其方位而言者，卽繫辭所謂旁行而不流也。其例如左：

「凡外卦爲西南，內卦爲東北，五爲南，四爲西，三爲北，二爲東，上爲南方之外卦，二四爲左，三五爲右，初爲前，上爲後。」（鄒叔績讀書偶識。）

有指其地而言者，卽繫辭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其例如左：

「凡初爲國門，二爲野，三爲都鄙之邑，四爲侯國，五爲疆場。」（鄒氏讀書偶識。）

有指其位而言者，卽繫辭所謂列貴賤者，存乎位也。其例如左：

「凡初爲元士；二爲大夫，爲家，爲君子；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王，爲大君，爲大人，爲聖人；上爲首，爲宗廟。」（易例及讀書偶識。）

數例以外，易爻之例尚多，均見於焦循易通例、惠棟易例。今舉其要者著於左：

凡爻之在上者，於下爲乘；爻之在下者，於上爲承。陰承陽則順，陽乘陰則逆。

凡初爻之義，從二爻而定；三爻四爻之義，從五爻定者，謂之往。凡二五兩爻更端而起義，先於初四上三四爻者，謂之來。

凡以陽爻乘陰爻者爲據，非所據者名必辱。

凡由此卦二爻通彼爻二文者謂之至，謂之括，謂之假，謂之懷。

此皆易經之例也。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易學不難明矣。」

觀劉氏所舉，可以知易經詞例之嚴矣。抑尤有進於此者，近人杭辛齋言之甚詳。茲節錄如下：

『交卦兩象易 上下易

交卦者，本卦內外兩卦交相易位，內卦出外，外卦入內，虞氏謂之兩象易；亦有謂上下易者，向無定稱。今以其內外交易，故名曰交卦。交卦之義，互見於經傳甚多，略舉如左：

履
䷉

如天澤履，與澤天夬，內外兩象相交易位者也。故履上九曰「夬履貞厲」。

恆
䷟

如雷風恆，與風雷益，內外兩象交相易位者也。故恆曰「立不易方」；益

益
䷗

曰「爲益无方」。

半對卦

半對卦者，本卦之內外兩卦，有一象易爲對卦，（如乾易坤，震易巽之類，）或內或外，均與所易之卦象義相關。其例如下：

歸妹
䷵

如雷澤歸妹，外卦之雷易爲風，成風澤中孚，是上半之對卦也。故歸妹

中孚
䷛

曰「月幾望」；中孚亦曰「月幾望」。

蒙
䷃

如山水蒙，外卦之山易爲澤，成澤水困，亦上半之對卦也。故蒙曰「困蒙」。

困
䷮

以上爲上卦對易者也，名曰上對；其下卦對易者，更舉例如左：

履 ䷉ 如天澤履內象之澤易爲山，成天山遯，是下半之對卦也。故履曰「履虎

遯 ䷠ 尾；遯曰「遯尾」。

師 ䷆ 如地水師內象之水易爲虎火，成地火明夷，亦下半之對卦也。故師曰

明夷 ䷣ 「左次」明夷曰「左股」。

以上爲下卦對易者也。無論上下卦對易，與所易之卦，象義必相聯貫，惟有見於象象者，有不見於象象者，而其意義自在。潛心玩之，必有所得也。

半覆卦

半覆卦者，與半對卦同例，或內或外，各以覆象所得之卦求之，其義自見。舉例如左：

屯 ䷂ 如水雷屯，內卦之雷覆爲山，成水山蹇，卽下半之覆卦也。故屯，難也；蹇，難

蹇 ䷦ 也。

无妄 ䷘ 如天雷无妄，內卦之雷覆爲山，成天山遯，亦下半之覆卦也。故无妄曰

遯 ䷠ 「无妄之疾」；遯曰「有疾厲」。无妄曰「行人得牛」；遯曰「執用

黃牛」。

以上下半之覆也，名曰「下覆」。其上卦易爲覆卦者，爲例亦同，畧舉如左：

大畜 ䷙

如山天大畜，外卦之山覆爲雷，成雷天大壯，卽上半之覆卦。故大畜利貞；大壯利貞。大畜曰「輿脫輹」；大壯曰「壯於大輿之輹」。

大壯 ䷗

小畜 ䷈

如風天小畜，外象之風覆爲澤，成澤天夬，亦上半之覆卦也。故小畜曰「惕出」；夬曰「惕號」。小畜曰「旣雨」；夬曰「遇雨」。

夬 ䷪

以上上半之覆卦也，名曰「上覆」。覆卦亦稱「反易」，故互見之義，往往相反。如地山 ䷧ 謙，下覆爲地雷 ䷧ 復，謙曰「利用征伐」，復曰「十年不克征」，其最顯著者也。昔人不解八卦相錯，卽六十四卦相錯之義，每卦只於六爻中摸索，望文生義，宜無從索解者多矣。

上下對易卦

上下對易者，本卦上下兩象自相對易，如泰、否、既未濟之類。象既對易，卦義必自相對。舉例如下：

泰 ䷊

如泰否上下自相對易者也。故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

否 ䷋

自相對舉。既未濟言上下例同，不贅。

上下反易卦

上下反易者，本卦上下兩象，自相反易，如頤、大過、及中孚、小過之類。象既反易，卦義亦往往相反之意。舉例如下：

頤 ䷚

山雷頤上下兩象，自相反易，故象曰「道大悖也」。「悖」古文本从兩「或」

字，正反相對；一字之微，其與卦象之適合精當至此。「頤」之名取上下相合，而上止下動，非頤亦無以確肖其象；而象之上下又爲反易。玩象象六爻，無不各顯其義。

大過 ䷛ 澤風大過亦上下兩象自相反易，故象取枯楊生稊，枯楊生華，亦示反常

之意也。』

觀杭氏所舉，則易經之設象造詞，其經營之苦可略見矣。

抑尤有奇者，西人拉克伯里氏著支那太古文明論，以易卦爲古文，於一字之中，包含衆多之義，曾解釋離卦以爲例；因之以例六十四卦，亦可通者，可謂發千古未開之祕。劉師培亦循其例，而演坤屯二卦；余亦嘗因之，而衍乾需等卦。茲并錄之於後：

乾卦	經	文 古代字 近代字 意 義
乾	乙	『乙』字古有數多之義；在古止一字，後乃成多字。
潛龍初九	乙	困也。蒼頡篇。
乙	乾	
乙	乾	
乙	困也。蒼頡篇。	

見龍在田九二	乙	七	『七』字从『一』从『乚』。『一』地也；『乚』即乙，乙乙而出於地上也。『七』即『出』之古文。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九三	乙	礼	古文『礼』从『乙』聲。
或躍在淵九四	乙	乙履	湯名履，又稱乙，是『乙』字古以爲『履』字（章炳麟說）。
飛龍在天九五	乙	乾	『乾』从『𠂔』；『𠂔』日始出光𠂔𠂔也。
亢龍有悔	乙	𠂔	漢書刑法志：『𠂔𠂔然常恐天下之𠂔已也。』
坤卦	經 文 古代文 近代文 意		
履霜初六	申	神	鄭注『讀「履」爲「礼」』即祀霜神也。
義			

龍戰于野 _{上六}	黃裳 _{六五}	括囊 _{六四}	從王事 _{六三}	大不習 _{六二}
申	申	申	申	申
電	紳	呻	伸	陳
陰陽相鬪，則成雷電。「電」字亦從申。	紳以束裳。	「呻」訓「吟誦」，从口「申」聲，而括囊亦指口言。	從王事則身用。	「陳」字本从「申」字；「習」訓為「重」，「陳」亦有重義。

屯卦	經	屯	屯	屯
	文古代字	屯	屯	屯
	近代字意	屯	屯	屯
	義			

需卦	經	需	需于郊初九
	文	需	需
	古代字	需	需
	近代字	需	需
	意		岸邊地。
	義		

盤桓初九	屯	屯	屯	屯	屯	屯
屯如遭如六二	屯	屯	屯	屯	屯	屯
入于林中六三	屯	屯	屯	屯	屯	屯
乘馬班如六四	屯	屯	屯	屯	屯	屯
屯其膏九五	屯	屯	屯	屯	屯	屯
泣血漣如上六	屯	屯	屯	屯	屯	屯
	頓	肫	純	純	純	純
	頓首泣血，皆凶禮。		『班』爲雜文，通『斑』	『純』爲成林之木。	遲延不進之義。	遲延不進之義。
			『純』爲不雜之文。			

王用出征上九	出涕沱若六五	焚如九四	大耋之嗟九三	黃離六二	敬之	然	錯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離
襦	漓	熇	噶	離(鷓)	噶	糲	謫
王出征所用之衣。	流涕。	失火。	老人之歎。	黃鳥之名。		然也，然火。	誤也。

話、韓氏易一條云：

此等雖似過於穿鑿；然不得謂其絕無研究之價值也。焦循似已先拉氏而言之矣。其易

『韓詩外傳云：易曰：「困於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富，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

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君困於殽，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以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困於長勺，疾據管仲、寧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賢人解據於蒺藜，則借蒺爲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於此可見其一端。余於其以疾解蒺，悟得經文以假借爲引申，如借祗爲底，借豚爲遯，借豹爲約，借鮒爲附，借鶴爲雀，借羊爲祥，借袂爲夬，皆韓氏有以益我也。」

又周易假借論云：

『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禘」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禘」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禘」。「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

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

蓋『疾』从『疾』聲，『祥』从『羊』聲，『豹』『禘』均从『勺』聲。古皆以『疾』，『羊』，『勺』之一字爲之；而其後乃加『艸』作『疾』，加『示』作『祥』，加『豸』作『豹』，作『禘』耳。此與西人拉克伯里所言，殆無大異。惟拉氏則以卦名當有一共同之古文，而六爻則各釋其分別之義，則周易者，乃可以謂之最古之字典矣。然則周易文體之奇，豈他經所能望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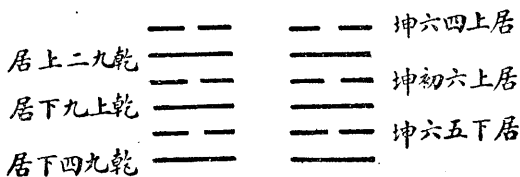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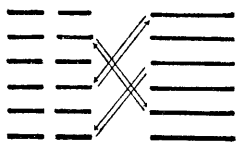
全經六十四卦之爻，其精神所聚，皆欲變而爲既濟。惠棟云：

『荀氏易例，乾在二者當上升，坤五在四者當下居，坤初在上者居，坤三在五者當下居，乾二在三者居乾上，在初者居乾四，如是則爻皆得位。』

今爲圖如左，以便省覽。

如是則乾坤兩卦，成兩既濟矣。漢易大家，或言升降，或言消息，或言爻辰，其大義均不外乎此。曹元弼云：

『先儒謂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上非正，乾變坤化，成兩既濟。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經惟既濟一卦，言剛柔正而位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兼三才而兩之，乾用九，坤用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也。然則易之本在乾坤，而乾坤之用既濟，六十四卦皆乾坤，無不以成既濟為義。易之義莫大乎既



濟明矣。漢儒說易一義貫通全經，各有師法，殊途同歸；蓋其說異，而其所以爲說者不異。皆本夫子既濟傳之旨也。何以明之？漢易僅存者，鄭荀虞三家。荀氏言升降，乾二四上之坤，坤初三五之乾，乾位貞五，坤位貞二，雲雨施，陰陽和均而天下平；六十四卦皆有此義，則荀之大義在既濟也。虞氏言消息，坤陰爲消，乾成既濟，坤取息，乾出震成泰，以成既濟，餘卦消息視乾坤，則虞之大義在既濟也。鄭氏言爻辰，辰爻者，乾坤十二畫，直十二辰。乾爻就陽位，始於子，終於戌。坤爻就陰位，始於未，終於巳。一陰一陽相間，十二畫，則成兩既濟，定正，傳所謂六位特成，剛柔正而位當者。六十四卦皆本乾坤，則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皆有成既濟之道。易最重當位，執爻辰以定三百八十四爻，而夫子所謂當位不當位，灼然明矣。」

然則三家之說，雖似不同，而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當變之以正，以成既濟，則三家皆同也。然則易之文心可以略見，而易之文體結構之妙，亦可以略見矣。

易經義理之精深，包羅之廣大，尤不可以更僕數。今世盛言科學，茲僅略摘其有合於科

學數十事如左：

(一) 天文學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胡遠濬云：『天文家論地之氣，受太陽之熱則輕，輕則上升；忽被天際冷氣下壓，則降雨；若復有熱阻之，則但爲雲而已。熱者陽也，冷者陰也。』

柱按：小畜之卦爲三三，一爲陰爻，爲冷之符號；一爲陽爻，爲熱之符號。故以九五上九二陽爻爲太陽熱，地氣受其熱則輕而上升；六四一陰爻，爲空中冷氣，地氣遇其冷則當下降而爲雨。初九、九二、九三三陽爻爲在下之熱，當下降之雨，爲此熱所阻，遂不能下降而爲雲。故卦辭曰：『密雲不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胡遠濬云：『水之不失其信，可以潮汐驗之。天學家謂地球與日月各有公重心，其潮汐之子午應期，由於離心向心二力。有孚，維心亨，坎之所以取象焉。』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惠士奇云：『日出地平，明乎上也。日入地平，明乎下也。一出一入，明不可息，故曰用晦而明。』

胡遠濬云：『中者平也。明入地中，日入地平也。』

柱按：如惠說，則古人已明地球爲圓，自轉而爲晝夜之理也。

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馬其昶云：『自五以下皆言明夷者，明而被夷，杜鄴所謂日食之象也。上六不明晦，則日入地平，昏夜之象也。天文家言月運行至日與地球之正中，而月蔽日光，則爲日食。此卦☶☷離日在內，坤地繞於外，中互坎月蔽日之明；坤體三爻，地之全球也。五在內，向日爲晝，傷於坎而明夷；外半球背日無光爲夜，上六一爻當之，所以最闇。失則者，失其明照之常也。』

姤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胡遠濬云：『積氣之下陰遇陰而爲風，故曰姤。』

柱按：姤三三體巽三。姤有風義，故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取風動之義也。此卦象以之說明風之原因，最爲精切。今世氣象學家謂地球之上環繞四周者，皆空氣。若以溫度而論，則空氣可分爲上下二層：上層名爲同溫層，以其溫度不變也；下層名爲對流層，以其溫度上下對流也。姤三三上乾三下巽三。乾三爲天，天健也。故爲不變之符號，同溫之義也。三爲風，風動也，故爲變動之符號，對流之義也。故風在下層，而上層無與焉。當下層地面之空氣，若有一處受熱較多時，則其溫度必較附近各處爲高；溫度高，則空氣之體積必廣大，而使上層之空氣受重大之壓力。夫然，則此上層之所受之壓力，必較附近各處上層內之壓力爲大；於是空地必向他方之氣壓較低者，而流行焉。而他方之受此加入之空氣以後，其近地面之氣壓，必因而增加；故其結果則在地面受熱較多之處，其氣壓反較四旁爲低，遂使地面各方空氣，均流向溫度較高之處。如是流行不息，遂成爲風。今考姤三三之下卦爲巽三

初六一爲陰爻，故爲地面冷氣之符號。九二九三爲陽爻，故爲上層（對地面層而言，非指同溫層也），受壓力較多較熱之空氣之符號也。象曰：『天下有風，姤，』謂同溫層之下，乃有風也。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謂對流層必有同溫層在上而後有風也。此可以見易經卦象之精矣。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顧炎武云：『張湛注列子云：「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繫辭上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胡遠濬云：『乾坤易之門。重濁者質聚，故闔；輕清者力散，故闢戶。』

（二）地學

坤彖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胡遠濬云：『地學家論地中熱力極大，熱度減，則萬物不能生。熱極生火，故光明也。』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胡遠濬云：「此爻乃地動之確證。直方，言其不離軌道而有常，故曰其動也直。坤順承天，坤之大即乾之大矣。不習无不利，言其自然運行，无所阻礙，全由熱力，正象所謂「含弘光大」者也。」

坤爻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又云：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譚嗣同云：「地之動，乃聖人之言也。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又曰：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夫坤其靜也翁，其動也闢。」易乾鑿度曰：

「地道右遷。」尙書考靈曜曰：「地恆動不止。」春秋元命苞曰：「地右轉。」河圖

括地象曰：「地右動。」河圖始開圖曰：「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錯。」更若尸子

皆有地動之說。使地不與天同動，而獨獨立於其間，則是軀強不順，而又何以承天

耶？故動也者，其繞日也；時行也者，其自轉也。繞日，故四時不忒；自轉，故日月不過。然

則所謂天者安在乎？曰：天無形質，無乎不在；粗言之，地球日月星以外，皆天也。張湛

列子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以氣言也；精而言之，地球日月星及萬物之附

麗其上者，其中莫不有天存。朱子四書注曰：「天卽理也。」此以理言，而亦兼乎氣也。然則所謂「坤至靜而德方」者，何謂也？曰：此說極精微。自後人誤分天地爲二，其解遂晦。夫地在中，天亦在地中；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就其虛而無形者言之，曰天；就其實而有形者言之，曰地。天陽也，未嘗無陰；地陰也，未嘗無陽。陰陽一氣也，天地可離而二乎？天圓者，地球日月星莫不圓也；地方者，則固曰德方也，非以形言也。猶義無形，而稱其德曰方也。天動者，地球日月星莫不動也。地靜者，亦以德言也。動根於靜也。夫如是，則可以圓而動者爲天，方而靜者爲地，而渾天四遊之說益用明焉。」

剝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胡遠濬云：「地質漸縮，乃凸而爲山。有其凹者，始有其凸者。山附於地，剝亦甚矣；幸宅於下厚耳。」

革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麻明時。

曾紀澤云：『澤中有火，治厯明時，卽大地全體中心皆火，大力相攝，故得自轉以成晝夜，繞日以成歲之說也。』

繫辭上：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馬其昶云：『天地之氣无一時不動，亦无一時不靜。故其動也，人不之覺。朱子語類云：「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又云：「其爲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將墜矣。」又云：「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動邪？」此數則證之古經，參之新理，尤爲脗合。』

繫辭上：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馬其昶云：『朱子云：「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案此卽往來不窮之說。』

(三) 力學

繫辭上：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

焉。

嚴復云：『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而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其名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純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翁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於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以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也。豈可悉謂之偶合也邪？』

（四）水力學

訟象曰：天與水遠行，訟。

胡遠濬云：『自地以上皆天也。地之空際，天與水爭，而下壓上逼，以違其行，故有訟象。』

馬其昶云：『水學家言井中提出空氣，水卽上騰。可知氣所充塞之地，水不能入；而水能所及之處，氣亦不能阻。』

大過象曰：澤滅木大過。

胡遠濬云：『木浮於水，質鬆積虛故也。必實積過於水積，澤乃滅木，實者大也，故曰「大過」。』

柱按：大過之卦，巽木☴在兌澤☱之下，故爲木滅入水之象。卦名大過，謂其木之積過於水之積也。

(五)重學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利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胡遠濬云：『積者體積也，中者重心也。重學家論積有重心，凡車載物越其重心，則

致顛覆。故曰「積中不敗。」

(六) 光學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

胡遠濬云：『光學界考察光之生顯於氣。如人見日光入室，微露一線，卽有飛塵；設無此飛塵，其光卽暗。風之行於地上無不入，光之所以於地上無不昭也，故曰觀。』

(七) 電學

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胡遠濬云：『雷者，電之動也。萬物莫不有電，天下雷行，而物無不與。此不期而應，誠之通也，故曰「无妄。」』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

胡遠濬云：『電學家考察天上之電，陽多於陰；地面之電，陰多於陽。雷在天上，故曰大壯；山上有雷，故曰小過。電分正負，易固已言之矣。』

(八) 生物學

蠱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胡遠濬云：『物之生機不遂，而腐乃生；國之仁化不通，而亂乃作。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

(九) 微生物

蠱象曰：山下有風，蠱。

胡遠濬云：『山上之氣清，山下之氣濁，而風又自火出者也。格物家考求空氣中多微生物，其性喜麗於濁熱，隨風振盪，而其爲育至繁。凡物之腐壞皆原於此。故曰：「山下有風，蠱。」』

(十) 森林學

井象曰：木上有水，井。

柱按：森林家言森林多之地，則水源足。蓋當天雨時，木之枝葉，可附着水點。雨水不

至一時盡瀉入川澤，得以徐而漸入於地，故地之泉源足也。故曰「木上有水，井」。
(十一) 名學

司馬遷曰：易本隱之以顯，春秋推見至隱。

嚴復云：『司馬遷曰：「易本隱之以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卽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

恆彖曰：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李光地云：『凡天地萬物之偶然不常者，非其情也。故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柱按：李說最得易旨，此則研究自然科學之精神也。研究自然科學者，皆綜合多數之物而觀察之，然後歸納，而定爲原則。殆易所謂觀其恆，而萬物之情可見者矣。

(十二) 數學

劉師培云：『易經爲數學所從生。上古之時，數學未明，卽以卦爻代數學之用。如卦有陽爻陰爻，陽爻爲奇，陰爻爲偶；易爻之分陰陽，猶代數之分正數負數也。』

又云：『易經各卦之爻，非陽多於陰，卽陰多於陽，或一陽五陰，或四陽二陰，卽繫辭所謂陽爻多陰，陰爻多陽也。是猶正數負數兩不相等也。故減一陽卽增一陰，增一陰卽減一陽，斯爲定例。又陰爻可進爲陽，陽爻可降爲陰，是猶正數之變爲負數，負數之變爲正數也。若夫一卦之中，陰陽爻相等，則其象必消，如泰否旣濟未濟是。是猶正等於負也。此理至精。』

其合於科學之理者如此，其餘教育哲學政治有符於今日之學說者，尤難卒述。僅略舉有合於科學者數十事，以見易之爲書，其文字構造之奇變如彼，而義理開發之精新又如此。

也。雖間或有近於傳會之說；然亦非可盡誣者。雖然，此不過一鱗一爪，或前人已有具體之研究，而後人失其傳；或前人偶然感悟，略發其端，而後人不能竟其緒。此止可以作歷史之資料，而不足以自矜耀，以爲今日歐美之學術皆求之於我國而已足者也。世之頑固學究，其勿執吾書以張目哉！

選讀

同人三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於郊，无悔。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同人于野』上原有『同人曰』三字，衍文也，今刪。）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噬嗑三三

噬嗑，亨，利用獄。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頤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電雷合而章。（原作『雷電』據石經改）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電雷（從石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履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堅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離三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二，日昃之離，不鼓缶而

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斷繼明照於四方。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明夷 三三三

明夷，利艱貞。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於地。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於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睽三三

睽，小事吉。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无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言。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車，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避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困三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九四，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緲臆；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柔剛也；入于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既濟三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道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三三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濡其尾，亦不知極矣。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海交通大学
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465B

Handwritten scribble

上海圖書館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略論易周

著柱陳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OW-I

By
CHEN CH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